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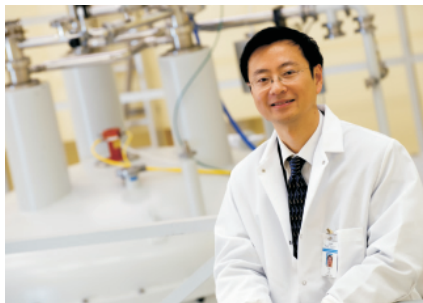
·科学博客·
文/贾伟

我的导师

我的博士导师分别是 Gary Ehrhardt, Alan Ketring 和 Silvia Jurisson。之所以有三位导师,里面有点特殊原因。开始在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读博士时只有 Silvia 是我的导师,但一个学期以后我决定离开她的实验室,到密苏里大学核子研究中心(MURR)担任医用同位素和放射药物生产部门的主管。当时在众多的申请者中被选中,担当一个技术部门的管理工作,对我这个二十几岁刚硕士毕业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难得的机会。当时跟 Silvia“请辞”时,她很惊讶,也颇为失望,但她还是帮我认真分析了形势,建议我不要放弃学生身份,可以每学期注册 3 个学分,做她的半日制研究生,至于博士课题可以结合全日制工作岗位上的具体项目重新定,她建议由 MURR 的放射药物研究组的两位 Senior Scientists——Alan (也是 Silvia 的师兄)和 Gary 共同担任我的导师指导我。我觉得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便遵照执行了,于是乎就一口气跟了三个导师,被三驾马车拖着的感觉是很过瘾的!

三位导师中 Silvia 最年轻,但人比较严肃,说话从不绕弯,也不留情面。当时她刚从做了 5 年科研的 Bristol-Myers Squibb 到大学任 Assistant Professor,做事带着工业界雷厉风行的劲头,因此我和她的另外两个弟子心中有点惧怕这位导师,我常借工作较忙之故不到 Silvia 的办公室请示汇报,估计躲过了不少批评。这次在 Silvia 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小时,是我们师生之间最长的一次交谈。十几年没见面,老师变了很多——话比以前多了,笑容也多了。但不变的还是师生关系,她一个劲地跟我讲如何给本科生上大课、如何调动课堂上的注意力、如何出考卷,还翻出一堆考卷现身说法——全然不顾她面前的学生也已当了多年老师这样一个事实。坐在导师对面,享受着重新当一回学生的滋味——有老师指导的感觉真好!

当年 Silvia 的几拨学生中,估计我是令她难以“定位”的学生。因为我跟另两位导师在工作上是同事,平起平坐(我管理的实验室和人员的规模比他们更大一些),平时私交又很好,在一起时勾肩搭背,嘻嘻哈哈,相当欠缺师道尊严。Silvia 对师兄 Alan 和比她大半辈儿的 Gary 非常尊敬,如此一来我们之间就像转圈子:我



本文作者 贾伟,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波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Greensboro) 营养学系终身教授。

博客链接 <http://www.sciencenet.cn/blog/wei/jia/2009.htm>。

栏目主持人 王飞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电子信箱:feiyue@ieee.org。

一见 Silvia 就诚惶诚恐, Silvia 一见的另两位导师又毕恭毕敬,而这两位导师对我又是百依百顺,多么别致的师生关系!

Gary 是整个 MURR 甚至是整所大学里水平最高的核化学家,在科研上极具天赋,但他更像个老顽童,酷爱摄影和做航空模型,科研和生活都是“发散式”思维。他和我办公室相邻,经常不管我有多忙,会突然跑来跟我大讲某个摄影作品的技术参数或者新的飞机模型材料的性能,当然我也会在他讲得心满意足之际及时提醒他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他会如梦方醒般转身回去干活。他有极高的智商但情商稍显不足,常为一些小事气得一蹶不振,生活上也缺乏条理,我这个做弟子的便负起“开导”甚至是“督导”他的责任,所以我们是“互相指导”的关系。他对学生很爱护,对我就“宠”得更多一些。

三位导师中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 Alan,他比较有全局观,常能对我的工作和人生提供建议,不过他也常来借鉴我这个弟子的东方式思维,工作上遇到棘手的问题,他会把他知道的信息摆出来,让我帮着出谋划策。尽管我和他不是同一个部门,但他的很多工作都是我帮着做的,甚至重要的文件和信函有不少是我直接起草的,他后来能当上 MURR 的主任,管理拥有 150 多人的研究中心,我这个做弟子的也是有一点功劳的。这次做报告,生化系特意让 Alan 介绍演讲嘉宾,他少有人地穿起了西装,系着当年我送给他的领

带,用了十分钟时间介绍了我当年工作中的“丰功伟绩”——几乎就像念悼词一样详细。当然让我最“稀罕”的还是他最后那句话——“下面我请贾伟教授,也是我最好的学生、最优秀的同事、我的亲密朋友,来给大家 present……”。

很多年前我曾经讨教过 Gary,问他怎样才能做一个好老师。他的回答很简单,能让学生既尊敬又喜欢就行了!话说得简单,却不容易做到,我至今还没做到这一点。当年的 Silvia 我很尊敬,但不够亲近;而 Gary 和 Alan 很让我喜欢,却没尊敬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觉 Silvia 多了一份亲和,同时也发觉我对 Gary 和 Alan 的喜爱尤甚从前,不知不觉这份厚重的师生感情已经产生出一种尊敬。

我这三位导师也许都算不上“顶级”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大师”,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品质——爱学生,他们竭尽全力地指导我们、爱护我们、提携我们。他们还有一个共性——情商都不高,不太擅长政治和社交,大家淡泊功名,正道直行,潜心做学问。人生也许就是应该这样来走的,既然选择了带学生做学问,就应该多一份质朴和宽厚,少一些锱铢必较、急功近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导师们都是“得道”之人,他们走的是一个做学者的应有之“道”!不过,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中国的高校只怕很难生存,因为国内校园里恰恰寂寞的是“道”,而兴盛的是“术”!

如果说在国内工作的岁月中我是困惑的,现在回到美国的高校一切又重新清晰。导师们在前,就是一种永远的烛照!

~~~~~博友热议~~~~~

- * 此文章中提及的“情商都不高,不太擅长政治和社交,大家淡泊功名,正道直行,潜心做学问”,我非常赞同。这好像是美国导师们的一种普遍现象吧。哪怕你在学术上再有名,发的文章再好,平时也是最普通不过的,即使刚入门的学生,也不需要(对导师)做作和恭维,(都是)自由讨论。
- * 科学家当然应该是高智商的。但不能说他们就应该低情商的。达尔文在他的进化论与宗教界的交锋中,如果没有高情商,得不到朋友们的帮助,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反对的,是科技界中只靠情商来维系自己名利地位的现象。(责任编辑 李娜)